

مختصر علوم الحديث

简明
圣训
学

丁士仁 /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ISBN 978-7-80123-983-9



9 787801 239839

定价：15.00元

简明圣训学

丁士仁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明圣训学/丁士仁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2

ISBN 978-7-80123-983-9

I. 简… II. 丁… III. 圣训 IV. B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9814 号

简明圣训学

丁士仁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06060(编辑部)

责任编辑: 赛 勤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20 千字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80123-983-9

定 价: 15.00 元

前言

丁俊^①

一、关于圣训

“圣训”指的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公元570—632年)的言行录,同时,他所赞许和默认之事,也包括在圣训之列。在伊斯兰教经典中,圣训的地位仅次于《古兰经》,在伊斯兰四大立法依据中位居第二,四大立法依据即:《古兰经》、圣训、公议、类比。圣训实际上是对《古兰经》根本大纲和原则精神的具体阐释,其内容十分广泛,对伊斯兰教教义教律及穆斯林待人接物、饮食起居等方方面面都有详尽、具体的说明。穆斯林学者传统上一般将圣训的内容分为四大类:第一类称为“伊巴达特”(‘Ibadat),是有关宗教信仰和功修方面的内容;第二类称为“穆阿麦拉特”(Mu’amalat),是有关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第三类称为“艾赫拉格”(Akhlaq),是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第四类称为“麦尔里夫”(Ma’rifah),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内容。

记录在册的圣训长短不一,长者洋洋千言,短者寥寥数语。每一段圣训都包括传述世系和正文两部分,传述世系是该段圣训的

① 作者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担任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编委、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甘肃省民族宗教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阿拉伯语翻译协会常务理事等学术兼职。

一系列传述人,正文即圣训所讲述的内容。圣训传述人都是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他们所传述的圣训多寡不一,少者仅传几段,多者达数千段,这与圣门弟子接近穆圣的程度有关。例如经常跟从穆圣的圣门弟子艾布·胡莱勒(公元601-678年)传述的圣训就多达5374段,圣妻阿依舍(公元613-678年)传述的圣训有也多达2210段。圣门弟子共约11万人,加上再传弟子,人数就更多了,因此,他们传述的圣训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例如艾哈迈德·罕百里(公元780-855年)收集到的圣训就多达75万段。

圣训作为伊斯兰教仅次于《古兰经》基本经典,是伊斯兰教的基本立法渊源,因此,它在宗教学上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伊斯兰教教义学、教法、经注学等诸宗教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圣训。同时,圣训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语言文学价值。圣训忠实地记录了先知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教的23年期间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和地点等,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阿拉伯半岛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是研究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以及阿拉伯半岛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先知穆罕默德以善于言辞著称,圣训的语言生动精炼,风格明快,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是阿拉伯文学中的散文精品,不少圣训成为阿拉伯穆斯林长期喜闻乐见的格言警句,千百年来被广泛传诵。

对于圣训的记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禁记时期,即希吉莱历(伊斯兰教历)1世纪(公元7世纪),也就是穆圣在世及去世后的这段时间。禁记的原因是穆圣曾明令禁记圣训,以免与正在记录过程中的《古兰经》文相混淆。另外,绝大多数圣门弟子实际上都是不懂书写的人,因此,这一时期,虽然偶有一些圣训被零星记录下来,但在这时期,大量的圣训都是由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口耳相传、背记在心的。

二是搜录时期,即希吉莱历2世纪(公元8世纪前后)。这一时期,随着伊斯兰教传播范围的日益广远,以及伊斯兰疆域的不断扩展,熟记圣训的圣门弟子分赴各地,事务繁忙,不少圣门弟子在征战中牺牲或因年迈亡故,大量圣训面临失传的危险,再加上穆斯林

社会开始出现政治和宗教派别,伪圣训也开始出现。因此,搜集整理、考证记录圣训就成为十分迫切的重要事宜被提上议事日程。希吉莱历 99 年,哈里发欧默尔·本·阿布都力·阿宰孜首次下令记录圣训,这样,圣训的搜集、记录工作才算正式开展起来,各地学者纷纷开始以搜求圣训为主要目的学术旅行,负笈千里,不辞辛劳,搜录圣训的学术活动一时间蔚然成风,在麦地那、麦加、巴士拉、库法等大都市以及也门、沙姆(今叙利亚一带)、呼罗珊(今伊朗、阿富汗及中亚一带)等地区都有人专门搜录圣训。这一时期记录圣训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有闻必录,鲜有认真细致的考证,故不免有鱼目混珠的情况。这一时期编录的圣训集最有名的有马立克(公元 715—795 年)的《穆宛塔圣训集》、艾布·哈尼法(公元 700—767 年)的弟子编录的《艾布·哈尼法圣训集》、艾哈迈德·罕百里(公元 780—855 年)编录的《艾哈迈德圣训集》(也叫《罕百里圣训集》)等。

三是辑录考证时期,即希吉莱历 3 世纪(公元 9 世纪前后)。这一时期,学者们在搜集圣训的同时,开始做全面细致的考证、甄别工作,并分门别类地加以记录,圣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在这时期应运而生,而且成为十分热门的学问,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圣训学家,其中首屈一指的当推布哈里(公元 810—870 年)和穆斯林(公元 821—874 年)两位圣训学大师。

众多圣训学家在圣训的搜集、整理、考证、甄别及对传述人的考察研究方面,做了浩繁细致的工作,编辑出了许多圣训集,最著名的六大部圣训集都出自这一时期,即:布哈里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艾布·达吾德(公元 817—889 年)的《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尔密宰(公元 824—892 年)的《提尔密宰圣训集》、伊本·玛哲(公元 824—887 年)的《伊本·玛哲圣训集》、奈萨仪(公元 839—915 年)的《奈萨仪圣训集》。各圣训集收录的圣训多寡不等,少则数百段,多则上万段,例如《穆宛塔圣训集》收有 500 段圣训,《穆斯林圣训实录》收有 12000 段圣训。

这些圣训集所收录的圣训,都是编录者从数十万段中认真考证、精心筛选出来的,例如艾哈迈德·罕百里选自 75 万段,布哈里选自 60 万段,艾布·达吾德选自 50 万段,穆斯林选自 30 万段。有

的圣训被好几家共录,有的则为一家独录。由布哈里和穆斯林两大圣训学家共录的圣训,圣训学上称为“穆塔法格”(Muttfaq)的圣训,是第一级别的圣训,可谓圣训中的极品,最具权威性。

上述六大部圣训集加上《穆宛塔圣训集》、《艾布·哈尼法圣训集》、《艾哈迈德圣训集》三部,被公认是最有名的九大部圣训集。而在这九大部圣训集中,《布哈里圣训实录》因其考证工作的细致、选录条件的严格以及编排体系的严密而备受学界推崇,是享誉最广和最具权威的圣训集,其编纂者布哈里也因这部巨著而成为圣训学的泰斗,名垂青史。

圣训作为穆罕默德 23 年间对伊斯兰教言传身教的记录,是伊斯兰教义、教法、《古兰经》注疏的重要依据,也是穆斯林在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因而具有重要的宗教学价值,是伊斯兰教诸学科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它不但是圣训学研究的具体对象,而且是教义学、教法学、经注学等诸多学科所依赖的重要根据。同时,圣训又不仅是一种宗教典籍,而且也是伊斯兰文化最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之一,它对伊斯兰文化的其它人文社会学科,对伊斯兰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因而其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具有重要的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价值。圣训对于研究阿拉伯历史、文学、语言、哲学以及穆斯林各民族的民俗社会、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了解圣训,就不了解穆罕默德,不了解伊斯兰教,不了解伊斯兰文化,也难以了解阿拉伯及伊斯兰各民族的民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这就像不了解《论语》,就不了解孔子,不了解儒家思想,也难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样。

二、关于圣训学

如前所述,《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法典,圣训则是对《古兰经》根本大纲的具体阐释,是穆斯林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具体细则。圣训不仅在伊斯兰教中具有极重要的位置,而且在学术上

也有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因而历来不仅受到穆斯林的推崇,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围绕圣训所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包括对圣训正文真伪的考证、等次的划分以及对圣训传述人生平事迹、人品道德的考察,形成了伊斯兰文化中一门独特的学科——圣训学。

圣训学作为伊斯兰宗教学科体系中的一门基本学科,是以圣训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圣训学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圣训作为伊斯兰教第二大立法源泉和依据所具有的法律地位。例如,研究圣训对《古兰经》精神的具体阐释,圣训在教法创制中的作用,在司法裁判中的法律效力等;

2. 研究圣训传述人的详细生平。例如,考察和研究传述人的生卒日期和地点,传述人的民族、身份、品格及其履历等;

3. 从不同的角度对圣训进行细致的分类和分级。例如,从圣训传述世系的角度对圣训进行划分,分为众传圣训、单传圣训……等等;又将真实可靠的圣训分为七个等级,第一级是布哈里和穆斯林两大圣训学家共录的圣训,第二级是布哈里独家辑录的圣训,第三级是穆斯林独家辑录的圣训,第四级是其他人按照布哈里和穆斯林的条件辑录的圣训,第五级是其他人按布哈里的条件辑录的圣训,第六级是其他人按穆斯林的条件辑录的圣训,第七级即最末一级是权威圣训学家公认的圣训,从圣训级别的划分可以看出布哈里选录的圣训享有极高的权威性;

4. 考证和鉴别圣训的真伪。例如,从圣训正文和传述世系等各方面对圣训真伪及其可靠程度予以考察研究,甄别出圣训的真伪,进一步分辨出正确的圣训、羸弱的圣训、伪造的圣训;

5. 研究编录圣训的原则与方法。例如,或按圣训的内容编排,或按传述人的姓名编排,或按某种时间顺序编排(如传述人信教时间),或按字母的顺序(如圣训正文第一个字母)编排等;

6. 确定和规范了圣训学的一系列术语。例如,将传述世系上溯到一位圣门弟子的圣训称为“曼热浮尔”(Marfu')的圣训,将传述世系中漏掉第一代圣门弟子的圣训称为“穆尔塞里”(Mursal)的圣

训,等等,这类术语多数十种;

7.规定了研究圣训者应该具备的条件。要求圣训的研究者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严谨治学,并且精通阿拉伯语,具备信仰学、教法学、古兰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术素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文化史上,从来没有学者如同穆斯林圣训学家那样认真而虔诚地钻研过任何一门学问,也从来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如同圣训学那样备受众多学者的青睐,更没有任何一段历史文献或名人话语如同一段圣训那样经受了众多学者的反复考证和严格鉴定,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水平如同圣训传述人的生平那样受到近乎苛刻的考察。德国东方学家艾斯伯尔克在研究了圣训学之后惊叹地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人物传记学领域的建树像伊斯兰民族在圣训学中的建树一样。伊斯兰民族在圣训学这门伟大而独特的学科中,详尽地研究了多达50万人的生平事迹。”^①作为伊斯兰文化的一门重要传统学科,圣训学受到历代学人的重视,许多学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著述极多,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

三、圣训及圣训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圣训作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在唐宋时期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时,就有一些阿拉伯文原文的圣训传到中国。这一点,可以从泉州、杭州、扬州等伊斯兰教早期传入的沿海城市遗存至今的一些阿拉伯文碑刻中得到印证。在中国穆斯林传统经堂教育中长期开设的13门课程中,有一门课程叫做“艾尔白欧”,实际就是圣训课,是40段圣训的波斯文注本。另外,一些地区的清真寺中还选讲圣训选本《米什卡提》,该选本原名《麦萨比哈》(《群灯圣训集》),圣训学家艾布·麦斯欧德·白格威(公元1044-1122年)辑录,收录圣训4434段,波斯圣训学家瓦利丁·海推布于1336年又增补了1511段,称为《米

^① 《伊玛目布哈里》(阿拉伯文版)前言,图戈丁·奈德维著,大马士革笔社,1988年第3版,第12页。

什卡提》(《灯盏圣训集》)。

不过,圣训的汉译,直到明清时期,在一些回族学者的汉语著作中才有零星片段的译文,例如王岱舆(约公元1584-1670年)的《正教真诠》中就有一些圣训汉译,如“圣人云:‘习学者,移民男妇之正制也。’”这段圣训现在一般译作“求知是男女穆斯林的主命。”马注(公元1640-1711年)、刘智(约公元1655-1745年)等的著述中也有一些圣训片段的译文。而圣训的正式选译本在民国时期,才有庞士谦先生(公元1902-1958年)译的《脑威四十段圣谕》(1947年北京黎明学社发行),该集是著名圣训学家脑威由《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两大圣训集中选编的。

新中国成立后,选译本有马宏毅先生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1950年北京黎明书社),宝文安先生和买买提·赛来先生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及陈克礼先生译的《圣训之冠》(中国台湾出版)等几种。特别是由宝文安、买买提·赛来两位先生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从《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两大圣训集中选编的另一圣训选本《圣训珠玑》(选编者为穆罕默德·夫瓦德·阿布杜·巴基,1977年科威特时代出版社出版)1982年由中国伊协在北京出版阿拉伯文版,该选本也已有马贤先生的汉译本问世。陈克礼先生所译《圣训经》中,也有一些圣训选自《布哈里圣训实录》,陈译本《圣训经》在台湾以《圣训之冠》为名印行。可以说,前述各位译者,庞士谦先生、马宏毅先生、陈克礼先生、宝文安先生、买买提·赛来先生、马贤先生等,都是我国圣训翻译工作的开拓者。

然而,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圣训译介和研究工作还很薄弱,特别是对圣训学的研究,比起对于圣训的翻译而言,更是几近空白,迄今尚无一部像样的圣训学著作问世。丁士仁博士的这部《简明圣训学》,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空白。本书内容主要是对圣训学术语的具体阐释,虽说篇幅不大,但在确立圣训学术语的汉语译称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众所周知,圣训学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学科体系中一门十分独特的学科,其专有术语在汉语语境中没有任何相对应的现成词

汇可一采用。对于这些术语,著者经过长期钻研,一一确定了较为恰当贴切的汉语译称,诸如“众传圣训”、“单传圣训”、“独传圣训”、“双传圣训”、“著名圣训”、“健全圣训”、“优良圣训”、“优良健全圣训”、“羸弱圣训”、“补全圣训”、“补良圣训”、“首缺圣训”、“尾缺圣训”、“连缺圣训”、“中断圣训”、“隐断圣训”、“暗裂圣训”、“据字圣训”、“嫌弃圣训”、“歧异圣训”、“公认隐缺”、“隐疾圣训”、“穿插圣训”、“倒置圣训”、“对立圣训”、“讹传圣训”、“怪异圣训”、“固定圣训”、“不明圣训”、“伪造圣训”、“古杜斯圣训”、“封顶圣训”、“圣门弟子训”、“再传弟子训”、“连续圣训”,等等。据我所知,有时候为了确定一个译名,往往是长时期反复推敲,斟酌再三,诚如清末翻译家严复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期间的艰难与辛劳,是可想而知的。

士仁留学海外长达 17 年,对伊斯兰文化诸学科有比较全面系统的研习,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对于学术研究也颇为热衷,在翻译和著述方面用力甚勤,有不少的学术成果。这部书也是在他求学海外时就已完成的,他曾借假期回国之机,多次与我切磋过一些术语译称方面的问题。现在,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修润增补,付梓问世,可喜可贺!这部著述,不啻是我国圣训学研究领域的开石铺路之作,必会嘉惠学林,善莫大焉。

2008 年 2 月于兰州

目 录

前 言 / 1

序 / 1

第一章 圣训与圣训学 / 5

第一节 圣训 / 5

第二节 圣训学 / 32

第二章 圣训的分类(一) / 40

第一节 众传圣训 / 40

第二节 单传圣训 / 43

第三节 立法圣训与非立法圣训 / 46

第三章 圣训的分类(二) / 55

第一节 健全圣训 / 55

第二节 优良圣训 / 63

第三节 羸弱圣训 / 66

第四节 补全圣训和补良圣训 / 68

小 结 / 71

第四章 羸弱圣训(一) / 73

第一节 首缺圣训 / 74

第二节 尾缺圣训 / 76

第三节 连缺圣训 / 78

第四节 中断圣训 / 80

第五节 隐断圣训 / 81

第六节 “据”字圣训 / 85

目

录

1

小 结 / 87

第五章 羸弱圣训(二) / 88

第一节 嫌弃圣训 / 88

第二节 歧异圣训 / 90

第三节 隐疾圣训 / 92

第四节 穿插圣训 / 94

第五节 倒置圣训 / 97

第六节 对立圣训 / 99

第七节 讹传圣训 / 101

第八节 怪异圣训 / 103

第九节 不明圣训 / 106

第十节 伪造圣训 / 107

小 结 / 115

第六章 圣训的分类(三) / 117

第一节 古杜斯圣训 / 117

第二节 封顶圣训 / 120

第三节 圣门弟子训 / 121

第四节 再传弟子训 / 124

第五节 连续圣训 / 125

第六节 上乘传述系统和下乘传述系统 / 127

第七章 传述人及传承方式 / 129

第一节 传述人的素质 / 130

第二节 对传述人的评定 / 133

第三节 圣训的传承 / 139

第八章 圣训的筛选 / 147

附录一 / 160

附录二 / 161

附录三 / 162

后 记 / 164

序

一门学科的建立，绝非是一个人的能力之所及，也非是数年的功夫之所为，而是数代人皓首穷经、呕心沥血的劳动成果。圣训学从伊历一世纪的发轫到伊历五世纪的基本定形和独立成科，其间经过了长达五个世纪的漫长经历，凝聚了多少饱学之士的辛勤汗水，耗费了无数学者的辉煌生命，致使在伊斯兰文化这块神圣的园地上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这门代表人类“思想精华”^①的学科和艺术——圣训学。

圣训学不同于圣训，它是对圣训进行鉴别、划分、考证和筛选的学问。它要求从事者对每一段圣训从其明文大意、内涵外延、时代背景到每一位传述人的生平事迹、学识品格及每段圣训与其它圣训之间的联系有很细微的认识。因此，它是一种非常严谨而且极为精密的学术活动，伊斯兰因之也造就了一批世界一流的训诂专家和考证者。据说，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谁像穆斯林圣训学家那样深入细致、虔诚谨慎地钻研过自己从事的学问；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圣训学那样被人认为神圣的学问而认真地对待过；没有任何一段文字像圣训那样让学者反复考证和鉴定过。

圣训学的任务，是对伊斯兰教第二大发源——圣训进行价值的评估，为教义教法提供可靠的依据。学者们按圣训学原理从洋洋数万段圣训中选用最可靠的圣训，让教义学家和教法学家总结宗教信条或进行教法演绎。伊斯兰的各学科都离不开圣训文本的支撑，都要从中得到思想的源泉和理论的依据，因此，可以说圣训

序

1

^① 著名圣训学家伊本哈介尔之语，他将他的一本圣训学专著命名为《思想精华》，表示这门学科代表了人类“思想的精华”。

学是伊斯兰各门学科的基础。

圣训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是对滥用圣训的作法作必要的限制,遏制由于圣训表面存在的差异而导致在教法教义中紊乱现象的产生。圣训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多达几十万段甚至上百万段,由于其传述系统的不同、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传述人的可靠程度的不同,出现了对许多问题说法不一、明文表面抵触的现象,这对正确理解教法教义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此外,有人不分良莠地随意援引圣训,建立自己的学说,给伊斯兰教思想界和教法界造成了混乱。圣训学的兴起从学术上杜绝类似紊乱现象的蔓延,为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圣训学虽然在穆斯林世界早已是一门科目齐全、卷帙浩繁的学科,但它至今尚未传入中国。我国穆斯林学者中还没有系统涉足这一领域的人,可以说圣训学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领域。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大量的圣训典籍传入中国是最近几年的事,以往连整部圣训集都没有见过的中国学者不可能去研究这门学科。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学者虽然有可能接触过很多的圣训,但都是零星的,可能手头没有大部头的圣训集,而且他们忙于伊斯兰义理的研究和从事译著活动,没有顾及圣训学的研究。在传统寺院教材中只有《虎特卜》和《艾尔白欧》两部圣训经在一些清真寺被讲授,但这两本经每本只收录了四十段圣训。20世纪30、40年代,《米什卡提》一经传入中国,并在西北一些清真寺率先开始讲习,开创了我国寺院教育中系统讲授圣训的风气。此时的圣训全由阿訇们讲习,普通人无缘接触;40年代末期,《脑威四十段圣训》被庞士谦阿訇译成中文,后有马宏毅先生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选七百段圣训)中译本于1950年出版;陈克礼阿訇的《圣训经》上册于1954年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圣训集流传不广。60年代中期,陈克礼阿訇历尽千辛万苦在艰难的岁月中整理完成了圣训巨著《圣训经》(或称《圣训之冠》)的中、下册,但由于当时“极左政策”的缘故,这部巨著无法面世,穆斯林大众自然无缘拜读。中国普通读者大量接触圣训、领略圣训的风采是宗教开放以后的事。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克礼阿訇的《圣训经》(上、中、下)面世了,至此,可

以说填补了中国无大部头圣训经汉译本的空白。与此同时,汉译的《圣训百段》和《脑威四十段圣训》等零星圣训集汉译本在社会上开始流传,阿文的《圣训选编》也在西北个别清真寺讲习。接着,《圣训珠玑》阿文版在中国的出版发行促进了圣训在我国的传播,不久就出现了《圣训珠玑》的汉译本。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行,走出国门的穆斯林学子从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陆续带回了六大部圣训集,至此才结束了中国无六大部圣训的历史。90年代以后,又有多种圣训集译本与广大读者见面,先后出现的有《布哈里圣训集》(正式出版的或未出版的有数种译本,而且新的译本还在出现)、《跟着穆圣过一天》、《清廉者的乐园》、《圣训明灯》等。

由此可见,中国穆斯林大量接触圣训是相当晚的。圣训的传入尚且如此,圣训学的建立就可想而知了。近年来,随着圣训集的大量传入和翻译,普通穆斯林接触圣训和应用圣训的机会也多了,这就从客观上创造了建立圣训学的环境。另外,为了不至于人人随意滥用圣训,在伊斯兰思想界和教法界制造混乱,编写一本圣训学方面的书是势在必行的。这就是笔者编写《简明圣训学》的初衷。

像所有学科的奠基之作一样,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首先,圣训学在穆斯林世界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要详尽梳理圣训学在一千多年来的发展和沿革不是这本以介绍圣训学基本概念为主旨的书所能囊括的内容;鉴于圣训学知识在中国尚且空白这一现状,当务之急是介绍最基本、最关键的概念,而不在于探讨过于细微的问题和梳理漫长的历史。其次,在编写本书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各种术语和概念的翻译。引进一个概念并非易事,而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就更难。笔者诚惶诚恐地将各术语译成了汉语,似乎还能勉强表达其内涵,同时也用汉语音译出来,便于对照。当然,各术语的翻译,以及音译中汉字的选用,大有商榷的余地。笔者胆敢如此,旨在抛砖引玉,以便更恰当的术语、更好的专著被人带进这一新的领域。

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第一个人的脚步,就不会有后来的大